

文人似乎多少都带点痴气，这种痴气体现在他们的气质上，甚至是一言一行中。

关于痴气，杨绛先生有着绝好的例举。在她那篇《记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里，她是这么

形容痴气的：“我们无锡人所谓‘痴’，包括很多意义：疯、傻、憨、稚气、淘气等等。”因为我自己也是无锡人，所以我了解她在说什么。杨绛先生继续写道：“钟书小时最喜欢玩‘石屋里的和尚’。我

听他讲得津津有味，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；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，放下帐门，披着一条被单，就是‘石屋里的和尚’。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。他说好玩得很；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，他不肯，就玩‘石屋里的和尚’，玩得很乐。所谓‘玩’，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。这大概也算是‘痴气’吧。”你看，这是关于痴气的绝好事例。

这里的痴气很容易令我联系到另一个人的痴气，他就是物理学家理查

德·费曼。有一次，费曼为了调查心里计时的问题（他假设心率会影响一个人在心里计算时间的准确性），于是他便上上下下跑着楼梯，跑得气喘吁吁，跳极快，然后冲回房间，趴在床上默数到60。在他的自传《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》一书里，费曼这么和他的口述者莱顿形容自己的故事：“很多同学看见我上

窜下跳，都乐了，‘嘿，干吗呢？’我不能回答他们，这使我明白自己不能一边说话一边默数。我只是埋头起劲地跑，活像个疯子。那些伙伴已经对我的疯癫行为习以为常了。另一次，一个家伙来我的宿舍，我正在做一个实验忘了锁门。他看见我穿着一件厚羊皮袄，探身到窗外的冰天雪地之中，一手托着一只碗，另一手在不停地搅拌，还大声嚷着，‘别打扰我！别打扰我！’那次我是在做一个琼脂实验：我好奇如果琼脂在不断被搅拌时，在低温下是否会凝成胶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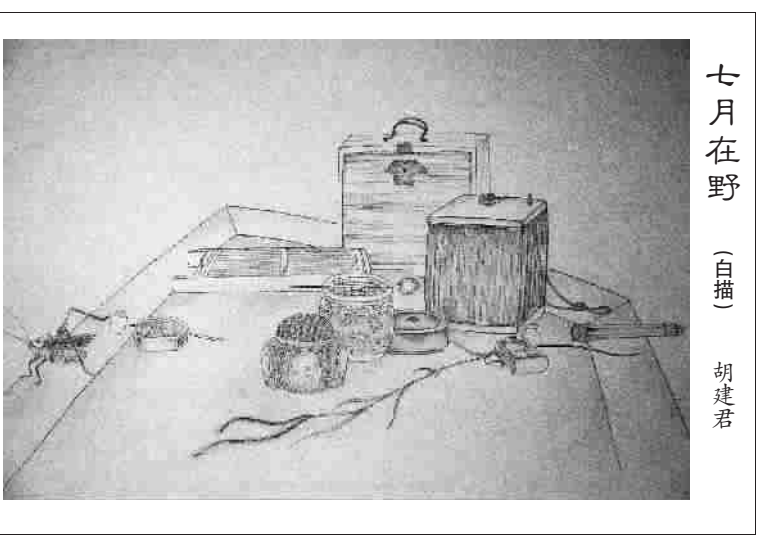
钱钟书的痴气和费曼

网上看到一则帖子，说是中秋节，糕点商家印制了多少张月饼券，被采购去送人，拿到券的人未去领月饼，而是将券折价卖给黄牛。商家并不需要卖出实体月饼，已经产生利润在赚钱。

真正被消费掉了的是什么呢？一圈的关系顺下来，心意未成实物，已作打折处理。路过地铁口的时候，看到黄牛支着板子，上面两个大字写着“收券”。不禁感慨：月饼，中国人传统佳节寄情达意的载体，何以沦落至此？

港产片《岁月神偷》里有那样一段。珍藏着冯宝宝照片的小弟弟，把“长大后想娶”的冯宝宝的照片卖了，偷偷参加“月饼会”。被老妈发现，勃然大怒。什么是月饼会？问了从五十年代的香港走过来的邵音音，她与我娓娓道来：从前月饼在香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也是珍贵的食物。但中秋一定要吃，还要送给亲朋好友。为了不至于临时捉襟见肘，老百姓平时就参加‘月饼会’，像供楼供车一样供着月饼。供足一年，到中秋时领回。派送亲友后，自家人再分食一盒。极甜的月饼，一人只得一块，小朋友往往觉得不够吃。于是就有了《岁月神偷》中，小弟弟偷偷自供一盒月饼的故事。看到这桥段，当年那样走过来的观众非常感动。

这在今天的香港或是上海，已是很难想象的事。只看到媒体提醒一个月饼的热量高达多少卡路里，都市减肥人往



的痴气相比，究竟有什么相似或不同呢？钱氏的痴气是专注加灵感，而费曼的痴气是专注加好奇。这是不是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区别呢？我还真是不大清楚。记得英国物理学家奥托·弗里希写过一本回忆录叫《残缺的记忆》，他在那本书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科学家们喜欢浪费他们的时间做一些孩子般的恶作剧呢？”他的解释是：“他们都是近三十岁的成年人，都是取得了一

定科学成就并有一定声望的人。怎么解释这些孩子般的行为？我想科学家一定有与孩子们一样的好奇心。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，必须保持这种好奇心的天性。”奥托·弗里希的说法或许可以解释科学家的痴气结构：一个“专注”分子加上一个“好奇”分子。但没怎么解释文人的痴气结构，我在前面总结说那是专注加灵感。问题是，灵感究竟是什么呢？它和科学家的好奇心又有什么区别？

林徽因先生在她的《悼志摩》一文中把我的问题解释得很清楚。按照林先生的说法，徐志摩的诗情‘绝不含有丝毫矫伪，他那种痴，那种孩子似的天真’，确实能令人惊讶。”林先生接着提到了一个事情：“志摩在英伦留学时，某个同学在校舍里读书，外边下了倾盆大雨——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——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，外边跳进一

行衍生品。有年中秋一过，某大学食堂居然出现了‘妙月饼’，最后成了社会版新闻的素材。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可笑，也心酸。

月饼难道就这样过时？中国人当然舍不得。很多商家在做创新设计。冰皮月饼、巧克力月饼、水果月饼……离开传统路子，用味蕾刺激着大家对月饼的热情。还有的是在包装下功夫，精美、豪华，极尽能事。和吃的关系不大了。

各种革命之中，却忘记提醒大家“中秋”、“月饼”最根本的意义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——团圆。月饼存在千百年，它对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止是一种食物，是一份情。象征了团圆、美满、幸福的一份情。月饼变券，多了几分商业流通的便利，少掉的是人情。一盒亲自送到手上的月饼，和一张快递到府的券，感觉自是不同。一家人围坐望月团聚分食月饼，温情脉脉涌动时，亦没人计较卡路里。

社会进步，物资只会越来越繁荣。再好吃，也有吃腻的时候。唯有团圆是永恒的追求。不管你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。一轮明月下，但愿人长久。

夜光杯

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。不用说他便是志摩，一进门一把扯着他向外跑，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。这一来把朋友怔住了，他问志摩在这大雨里等什么。志摩睁大了眼睛，孩子似的高兴地说“看雨后的虹去”。朋友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，再穿上雨衣出去，英国的湿气岂是几戏，志摩不等他说完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！事后有人问：那么下文呢，你立在桥上等了好久，并且看到虹了没有？志摩说记不清多久，但是他看到了虹。朋友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，问他：怎么他便知道，准会有虹的。志摩得意地笑着说：‘完全诗意的信仰！’”

诗意的信仰！这是一个绝好的对灵感的定义。我总觉得痴气的人是幸运的，他确实是在享受真正的趣味，或许这种趣味是诗意的信仰，又或许这种趣味是对待自然的好奇之心，总之，这些趣味让他专注生命的光明，而忽略任何他所无暇顾及的事情了。这并非是他的错过，恰恰相反，任何事物在他的专注中都连为一体，成就了他自身的潜能。就像我现在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一样，我的确是在享受着。这每一刻、每一秒都让人回味无穷。

有些企业在宣传时爱用“零缺陷”来表述其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准，如“服务零距离”、“投诉零记录”、“使用零故障”、“安装零差错”等，让人反而生出一丝隐忧。

较一下真，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的不妥之处。其一，零缺陷即为无缺陷，但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。产品有无缺陷是相对的，优质产品缺陷率很低，劣质产品缺陷则较多，尽管如此也不会存在绝对无缺陷的产品。

其二，服务是个宽泛的范畴。包

括服务的标准、范围、时限、操作和监督等若干具体项目，要靠科学规范的标尺来判断其承诺践诺的程度和履行条款的结果。所谓“零距离”如何验证真伪？更何况对零距离的理解可以派生出多种诠释的版本，厂商则掌握着最终解释权，对消费者来说，“零距离”难免有作秀之嫌。

店，那家饭店沿海而建，坐在沿窗的位置，可以从容观赏那迷人的海景。

听当地人说，西西里岛曾经是黑手党活跃的老巢，这个非法组织当时很猖狂，以掠抢与暗杀的手段而震惊欧洲，1982年，黑手党杀害了当时的总统，引起意大利人的公愤，于是在1986年由政府取缔了这个恐怖组织。

尽管在街头还有乞讨的妇人与老人，但他们的神态居然相当悠闲，一个美丽的少妇在街头当众喂奶，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硬币盒，她迷人的微笑让不少路人慷慨解囊。

据地陪说，陶米娜早已成为意大利海边度假胜地，当地固定人口仅15000人，但这个小镇在海边建造了100多家

小旅馆，一到盛夏，人满为患。

我们在这个迷人的小镇只有两个小时逗留时间，几乎每一家店都值得踏进去。但我为了发微博，找到一家甜品店，买一只4欧元的冰淇淋，便获得了上网密码。因为在邮轮上花了25欧元还不能传照片，所以我只得把30分钟留在这个甜品店内，发了三组图片与文字，等微信发完，那个冰淇淋也融化得差不多了。

返回邮轮的路上，我们在海边见到了那些迷人的小旅馆。地陪说，住在这些小旅馆里可以观海，可以听涛，还可分享浪的私语。一入夜，万家灯火，星罗棋布，站在高处向海边看去，只见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灯火连成一片。可惜我们当晚要赶回邮轮，陶米娜，我们还会再来的。

又到了枫红谷黄，蟋蟀振翅高歌、擂鼓厮杀的时节。

晚风中，余在上海滩的水泥森林间，偶尔听见些许小虫的寥落之声，不禁忆及历史上枭雄级别的大将军恶战。

1962年中秋，余听北京西路千善里（现已拆除）的“虫迷”阿三介绍他的爱将“假三尾”，至今仍觉惊心动魄。

阿三云，1954年8月底的一个凌晨，他在高安路的一片荒地的大石板下，听见一条大虫嘹亮的鸣叫，而四周几乎不闻虫鸣。此乃蟋蟀极讲尊严，如大虫占领的地域，其他干不过其的虫儿，断不敢轻易入围也。于是，阿三听准方位，使出吃奶力气，抬起大石板，套住一条近36点的大青虫。

当年，上海还沐浴着农耕文明的雨露阳光，“虫迷”只要过襄阳南路，一路向西，便可觅到无数大将军。因而过白露，“虫迷”们便轮番出征恶虫，“沙场秋点兵”。且说阿三捧回大青虫，在阳光下照一照，但见此虫无论色面、牙齿，还是身型、六爪，与一般大虫无异，奇的是其屁股正中露出一截软枪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条异虫，虫界号称“假三尾”，颇似人类中的中性人或变性人，余在青年时代也养到过，但很少出将军。

国庆前夕，阿三与众“虫迷”对决，他先后出场几条大虫，均被后弄堂郑小开的冠军“白黄金翅”咬败。那时斗虫大多是友谊赛，但输者总没面子，阿三在“虫迷”的嘲笑中，返家端出“假三尾”。他揭开“和尚盆”盖，虫儿看上去无精打采，也许没有结龄，缺乏刺激吧。双虫入盆，“白黄金翅”挥舞双须，宛若京剧舞台上的穆桂英，而“假三尾”则双须纹丝不动。突然，“白黄金翅”须触敌手，即张开血红大钳，一个“闪电夹”，将“假三尾”闪到盆边，旋又一个侧击，复钳住“假三尾”一连几个“摇夹”，死死地揪了它一个“猪猡”。未几，“假三尾”被“白黄金翅”捉得六爪乱抖，等“白黄金翅”松口，它居然在盆里疯转，而“白黄金翅”连叫三声，气势更胜一筹。然而，“假三尾”闻到敌手叫声，立马清醒，双须电闪雷鸣般飞舞，奋勇冲杀，双方利齿纠缠，先是几个推土机似的“推夹”，继而一个“练子夹”，四牙紧锁，在盆内翻滚不迭。

恶虫大战30余回合后，呈现奇妙的一幕，“假三尾”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挣脱“白黄金翅”牙齿，六爪凌空，屁股上翘，那软短枪迅速伸长，且频频颤动。一刹那，“假三尾”一个回马枪，狠命咬住“白黄金翅”一牙，双大腿猛地跃起，在半空中断咬敌手，这是虫界罕见的“飞吻”，仅一个回合，“白黄金翅”便疼得满脸打滚，“假三尾”终于发出燕人张翼德般的雄壮鸣叫。

1954年整个虫季，北京西路周围无人敢与阿三的“假三尾”匹敌。“假三尾”的奇妙战法，如同《说唐全传》里天下英雄比武，争夺武状元时，高丽国大将楚雄的异马“没尾驹”。在楚雄战不过第五条好汉伍云召时，他虚晃一斧，转身拍马头，“没尾驹”遂马蹄一低，屁股后倏地闪出一根大尾巴，将伍云召的头打烂。由此可见，虫界的异虫之凶，即“假三尾”一旦露出其长软枪，敌手必败！

一个甲子如天空划过的流星，阿三已年过7旬，他一生养虫无数，惟有“假三尾”给他带来无上荣光，吾等老宅的“虫迷”也沾上几点光芒……

至于“零记录”、“零故障”、“零差错”，让人想起一句话：“说有易，说无难。”没有真实公开的数据，这些岂非都是空话，甚至假话？

一些企业费尽心思地在“零”字上做文章，无非为了达到推销的效果罢了。消费者也不是傻瓜，牛皮吹破天，反而“零效果”。

与其这样，不如在产品品质、服务水准上下狠功夫，做到“零夸张”！

情迷陶米娜

米舒

店，那家饭店沿海而建，坐在沿窗的位置，可以从容观赏那迷人的海景。

听当地人说，西西里岛曾经是黑手党活跃的老巢，这个非法组织当时很猖狂，以掠抢与暗杀的手段而震惊欧洲，1982年，黑手党杀害了当时的总统，引起意大利人的公愤，于是在1986年由政府取缔了这个恐怖组织。

尽管在街头还有乞讨的妇人与老人，但他们的神态居然相当悠闲，一个美丽的少妇在街头当众喂奶，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硬币盒，她迷人的微笑让不少路人慷慨解囊。

据地陪说，陶米娜早已成为意大利海边度假胜地，当地固定人口仅15000人，但这个小镇在海边建造了100多家

又到了枫红谷黄，蟋蟀振翅高歌、擂鼓厮杀的时节。

晚风中，余在上海滩的水泥森林间，偶尔听见些许小虫的寥落之声，不禁忆及历史上枭雄级别的大将军恶战。

1962年中秋，余听北京西路千善里（现已拆除）的“虫迷”阿三介绍他的爱将“假三尾”，至今仍觉惊心动魄。

阿三云，1954年8月底的一个凌晨，他在高安路的一片荒地的大石板下，听见一条大虫嘹亮的鸣叫，而四周几乎不闻虫鸣。此乃蟋蟀极讲尊严，如大虫占领的地域，其他干不过其的虫儿，断不敢轻易入围也。于是，阿三听准方位，使出吃奶力气，抬起大石板，套住一条近36点的大青虫。

当年，上海还沐浴着农耕文明的雨露阳光，“虫迷”只要过襄阳南路，一路向西，便可觅到无数大将军。因而过白露，“虫迷”们便轮番出征恶虫，“沙场秋点兵”。且说阿三捧回大青虫，在阳光下照一照，但见此虫无论色面、牙齿，还是身型、六爪，与一般大虫无异，奇的是其屁股正中露出一截软枪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条异虫，虫界号称“假三尾”，颇似人类中的中性人或变性人，余在青年时代也养到过，但很少出将军。

国庆前夕，阿三与众“虫迷”对决，他先后出场几条大虫，均被后弄堂郑小开的冠军“白黄金翅”咬败。那时斗虫大多是友谊赛，但输者总没面子，阿三在“虫迷”的嘲笑中，返家端出“假三尾”。他揭开“和尚盆”盖，虫儿看上去无精打采，也许没有结龄，缺乏刺激吧。双虫入盆，“白黄金翅”挥舞双须，宛若京剧舞台上的穆桂英，而“假三尾”则双须纹丝不动。突然，“白黄金翅”须触敌手，即张开血红大钳，一个“闪电夹”，将“假三尾”闪到盆边，旋又一个侧击，复钳住“假三尾”一连几个“摇夹”，死死地揪了它一个“猪猡”。未几，“假三尾”被“白黄金翅”捉得六爪乱抖，等“白黄金翅”松口，它居然在盆里疯转，而“白黄金翅”连叫三声，气势更胜一筹。然而，“假三尾”闻到敌手叫声，立马清醒，双须电闪雷鸣般飞舞，奋勇冲杀，双方利齿纠缠，先是几个推土机似的“推夹”，继而一个“练子夹”，四牙紧锁，在盆内翻滚不迭。

恶虫大战30余回合后，呈现奇妙的一幕，“假三尾”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挣脱“白黄金翅”牙齿，六爪凌空，屁股上翘，那软短枪迅速伸长，且频频颤动。一刹那，“假三尾”一个回马枪，狠命咬住“白黄金翅”一牙，双大腿猛地跃起，在半空中断咬敌手，这是虫界罕见的“飞吻”，仅一个回合，“白黄金翅”便疼得满脸打滚，“假三尾”终于发出燕人张翼德般的雄壮鸣叫。

1954年整个虫季，北京西路周围无人敢与阿三的“假三尾”匹敌。“假三尾”的奇妙战法，如同《说唐全传》里天下英雄比武，争夺武状元时，高丽国大将楚雄的异马“没尾驹”。在楚雄战不过第五条好汉伍云召时，他虚晃一斧，转身拍马头，“没尾驹”遂马蹄一低，屁股后倏地闪出一根大尾巴，将伍云召的头打烂。由此可见，虫界的异虫之凶，即“假三尾”一旦露出其长软枪，敌手必败！

一个甲子如天空划过的流星，阿三已年过7旬，他一生养虫无数，惟有“假三尾”给他带来无上荣光，吾等老宅的“虫迷”也沾上几点光芒……

至于“零记录”、“零故障”、“零差错”，让人想起一句话：“说有易，说无难。”没有真实公开的数据，这些岂非都是空话，甚至假话？

一些企业费尽心思地在“零”字上做文章，无非为了达到推销的效果罢了。消费者也不是傻瓜，牛皮吹破天，反而“零效果”。

与其这样，不如在产品品质、服务水准上下狠功夫，做到“零夸张”！

情迷陶米娜

米舒

店，那家饭店沿海而建，坐在沿窗的位置，可以从容观赏那迷人的海景。

听当地人说，西西里岛曾经是黑手党活跃的老巢，这个非法组织当时很猖狂，以掠抢与暗杀的手段而震惊欧洲，1982年，黑手党杀害了当时的总统，引起意大利人的公愤，于是在1986年由政府取缔了这个恐怖组织。

尽管在街头还有乞讨的妇人与老人，但他们的神态居然相当悠闲，一个美丽的少妇在街头当众喂奶，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硬币盒，她迷人的微笑让不少路人慷慨解囊。

据地陪说，陶米娜早已成为意大利海边度假胜地，当地固定人口仅15000人，但这个小镇在海边建造了100多家

世界上最早的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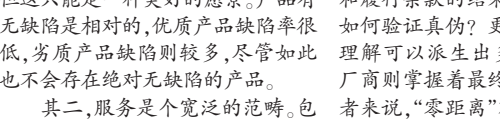
黄晨星



早晨醒来，邮轮已从那那不勒斯抵达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梅西纳。梅西纳位于西西里岛的东部，一个风姿绰约的海滨城市，被大诗人歌德誉为“天堂的海峡”。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，人口达50万，也是地中海人口最为密集的岛屿。由于它的地形宛如一把大镰刀，中世纪前已成为意大利的重要港口。

我们一下邮轮，就乘上一辆大巴，领队说今天要访问的是一个海边度假小镇——陶米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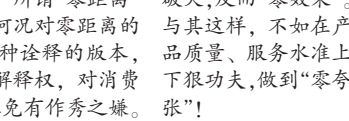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车子沿着弯曲的山道，经过一个又一个山洞（隧道），只见一边是高大的山，另一边是逶迤多姿的美丽海岸，扑面而来则是一片又一片的树海，柑桔树、柠檬树与橄榄树争相辉映，而树丛中有红白花朵，那是夹竹桃，还有开得艳的三角梅。



经半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来到陶米娜小城中最繁华的中心地段，我们先穿过一座精致的石雕圆拱门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熙熙攘攘的欧式小街，街上的商店鳞次栉比，一些商店门口则有艺人在弹奏乐器，工匠在街头制作金银饰品，还有水彩画家与漫画家为游客献艺，当场表演画像。

我走到陶米娜中心广场，看到了古老庄重的教堂，再沿石梯向下走去，海边的景色特别清雅旖旎。导游指引我们去眺望那云端中的远山，她说：“这也是一座火山！”她还说，在这个迷人的地方，曾发生过好几次地震。

好在现在的陶米娜既安全又宁静，我们在沿街找到一家充满艺术品位的饭



小旅馆，一到盛夏，人满为患。

我们在这个迷人的小镇只有两个小时逗留时间，几乎每一家店都值得踏进去。但我为了发微博，找到一家甜品店，买一只4欧元的冰淇淋，便获得了上网密码。因为在邮轮上花了25欧元还不能传照片，所以我只得把30分钟留在这个甜品店内，发了三组图片与文字，等微信发完，那个冰淇淋也融化得差不多了。

返回邮轮的路上，我们在海边见到了那些迷人的小旅馆。地陪说，住在这些小旅馆里可以观海，可以听涛，还可分享浪的私语。一入夜，万家灯火，星罗棋布，站在高处向海边看去，只见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灯火连成一片。可惜我们当晚要赶回邮轮，陶米娜，我们还会再来的。